

四部叢刊

牧齋初學集(三)

Z121/070:1 (270)

270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153863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初學集

三

燕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卷五十至卷八十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

墓誌銘一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贈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諡忠烈楊公墓誌銘

天啓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卽位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愚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

斗災青壘見天地震動其爲寃天猶知之而况
於人乎當其昇櫬就徵自却抵汴哭送者數萬
人壯士劒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
攀檻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
達荆吳綿延萬餘里追賊令亟賣菜洗削者爭
持數錢投縣令甌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
談巷議動色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
義激烈波蕩海內夫豈待誌而後著擊奸之疏
愍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
之若夫 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受知於

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
不悔者在此而羣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謙
益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
矣先是光宗久在東朝聞於鄭氏儲位危孰
謹然後定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
盱尚傍徨寢門外公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
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訶內
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
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嘗安故守正力擁佑
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

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
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訶知上病不能自還扇
動鄭李謀踞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
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
可奪卽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
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
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
德上暫輟萬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
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
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

日 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 上對

羣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乎公指 皇長子

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

宣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

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

之意自是再召與聞 末命馮几注視與執手

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

先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閣教選侍閑 皇長

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 大

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卽擁 皇長子升文華

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
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 少主矣初詣乾清宮
閤人持挺誰何公大罵奴才手挺却之將及宮
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
格叱退之 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
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
氏何語公抗論於朝房於掖門於殿廷者日以
十數叱小豎於麟趾門者一叱閤臣方從哲及
大奄於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 天子復
還乾清後先諍辨謂選侍不得毋 天子 天

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
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於九廟前殺我
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座殿陛
皆驚上亦語近侍胡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
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匈匈不知所爲公儼
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周廬徹
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闌入身露坐宮門外
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
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
年羣小窺菀枯之勢開離間之隙浸淫蘊崇而

發作於鼎革之交公察知奧窔誓死伏節奪人
主於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
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

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
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色授屬大事而安
社稷吾於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奇其遇壯其
決而因以頌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也移
宮旣竣羣小失其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蜚語
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憾公公乃
上移宮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王

安脅取中旨以恚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
忠賢漸用事構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爲殺公
有基矣明年卽家起太嘗寺少卿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
所顧猶未敢卽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
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
關通阿母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托腕流涕草
疏藏棄篋中至是乃修飭上之忠賢驚且恚擲
地輾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遂楊某公可安
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遂公等羣小又嗾之曰

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
坐故經略熊廷弼賊考死先是考文言五毒備
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
賊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言
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兩宗竟坐
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賊罪殺
公公死後大舉鉤黨轉相連染死徙廢禁逮捕
相望乃爲閹定三案刊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
誣天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
知公之死不死於擊閹而死於移宮定計殺公

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 今上

既僂閣詔所司上公死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

平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

而憎其骨餘至於此極也適足以暴公之忠甚

公之寃與自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何憾矣

哉公之爲人孝友絜廉公忠誠篤家貧喪父躬

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

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

永并食如一人其妻有違言於母兄痛歐之令

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

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
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痛哭人
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嘗熟縣其爲治
好古教化豪强大姓爲姦猾亂吏治收案致法
吏人捧手縈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
民所疾苦徒行阡陌問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
亦更以此察知謠俗及閭里奸利訟衰盜息邑
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口其兄賣田以資
之五年入覲毀所束帶以佐辦嚴舉清官第一
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閒受故人問遺



緣手散盡家無餘財知與不知皆稱爲廉吏所謂無貪賊楊大洪者也在戶兵二垣條奏天下大計言遼事必大壞宜更置經略擇可以辦遼者經略者卽公所坐賊熊廷弼也蘊義生風抗論昏俗憤邪穢濁溷之徒持祿養交曠耗誤國不帝欲咀嚼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貿易首領奮迅感槩急人之危甚於己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

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士人狠子悍卒皆
傾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
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先帝之長主
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况以幼冲之
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母羣
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
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於踉蹌出宮之頃
斯已愼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謂
不當覆校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
自古事闕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

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閒訐
揚爲詞幸則爲撤簾不幸則爲移宮一成一敗
何嘗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爲沽名天啓之初
目移宮爲生事讒夫懦臣異口同喙此可爲歎
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釣奇奄亦人臣也懷恩
覃吉可與振瑾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嘗用
張永乎先帝二十餘年之儲宮三旬之堯
舜皆賴此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
雖欲與安異其將能乎當熹宗出乾清時安
擁於後英國奉右手閣臣一燦奉左手公奮出